

会议主题：圆桌对话 1 华人社会战略合作

会议时间：2017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会议地点：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1 号楼 101 会议室

周镇忠：各位嘉宾早上好！我是周振中（音），非常抱歉晚了几分钟，很感谢刘庆龙教授（音）以及清华大学组织这样一个研讨会。在本环节我们集中讨论华人社会战略合作，希望在 90 分钟的讨论里针对四个不同的议题，第一个是关于联合招收培养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在清华大学。第二个是共同推动中国开展社会工作模式的建议。第三个希望能够建构华人社会工作的讨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举办、筹办“一带一路”社会工作论坛的实际事宜和操作。

参会嘉宾有香港来的教授，代表清华大学是刘庆龙教授。另外主要发言方面，有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系主任和教授林一星。

香港城市大学应用事物主任庄明莲。

香港社会服务设总裁邱浩波。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系吴日岚。

左 1：我来自山西省公益事业促进会。

洪雪莲：香港浸会大学的。

周镇忠：时间宝贵，我想最主要的是一个比较自由的讨论氛围，我并没有特定的要求以及什么样的发言，希望在九十分钟环节里做一些讨论，甚至落实一些方案。哪些比较主要的议题需要关注和讨论，香港来的几位如果你们觉得用普通话、英语、广东话发言比较方便，请随意，我会尽我所能把你的发言总结成普通话。

所以针对第一个议题，如果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联合招收培养社会工作专业的硕士，请刘老师分享一下目前清华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招生情况，以及面临的挑战。

刘庆龙：谢谢周教授！谢谢各位，按照主持人要求我做一些介绍。

我来自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也是社会与社会科学学院做社会工作教育中心的常务副主任，主持社会科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培养工作。我们叫做 MSW，这项工作到现在一共开展了七年时间，那么实际上在内地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设立是从 2000 年开始，这样到今年有七年时间，那么当时在内地的院校，105 所有专业硕士授予权的学校，清华大学是第一批，后续还在增加。

得到了授予权是两个信息，一个说明国家在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特别是社会工作服务方面已经看到了这个方面的社会需求，同时也看到了人才供给的不足。人才供给不足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专业人士的缺乏，再一方面是服务专业性的不足。

所以在这方面急需培养大批的社会工作专业的人才。这是国家需要、社会发展需要。清华大学也要顺应国家发展需要，来把人才培养出来。达到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标准，以适应实际的要求。

学校如何做？清华大学在考虑清华大学参与人才培养是怎么样的定位，第一批五十多所，第二批一百多所，现在一百多所高校都在培养 MSW，清华大学在迈进世界一流大学方向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的培养是怎么样的定位。所以这个事情也一直在考虑一直在研究。

经过考虑清华大学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定位限定在培养推动社会工作发展、引领社会工作方向，做社会工作服务的项目布局型人才。

所以这个定位基本明确了。

也就是说清华大学的 MSW，一定要具备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体系、理论体系，但是他一定要熟悉社会工作的机构运作，社会工作的服务的项目的操作，清楚社会工作管理。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把清华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培养方向定位于社会工作的领导人才上。希望他熟悉社会工作，到了地方能够为地方的社会工作布局、社会工作的推动、社会工作的引领，给出专业性的意见。不要再走弯路，这个定位基本上明确下来了。

这样的话我们从 2013 年才开始来招收 MSW 的学生。到现在已经有五届学生毕业、在校。2018 年招生工作正在进行，到 12 月最后一个双休日，下一年度研究生入学考试就开始了。

招生的规模是每年 20 个名额，根据考生情况，根据选拔的情况，每年是在 20 个名额限定上下，多一点、少一点，18 个、22 个，每年都不同，不用把每年人数都说，基本上是这样的规模。

在学生选拔上，我们既然是这样的定位，一定要有相当工作基础、相当关联性工作经验这样的考生，来进行培养。所以我们定位都是经过三年以上，有社会工作直接、或间接工作经验的年轻干部。通过教育部录取分数线，清华大学进行面试，确实符合选拔的生源的要求，我们通过考试来入学。

入学也都是集中学习，因为在职人员不需要脱离工作岗位，他需要学习、知识理论能够又贯彻回他的工作当中，他是在岗学习，每年集中两次到三次的时间，每次集中三周左右，上海的老师也都跟我们的学生见过面。

学生是这样的学习，授课我们基本上以清华大学的教授为主，那么这里边有社会学系、有公共管理学院、社会科学学院、人文学院不同的、跟社会工作学科直接或者是间接关联的教授来组成基本的教师团队，但是特别是对一些专项的师资，清华大学相关学科没有，我们就聘请校外的、而且一定是在社工界一致认可的、高水平、高资质师资来到清华大学授课。比如北大的一些老师都是我们聘请的长期给我们授课的老师，还有上海的老师也专门给我们讲授社会工作实务。除了高校界的我们还聘请实务界的老师。

第一是相关部门的领导，比如民政部社会建设委员会相关的领导，他们对整个国家发展的政策、制定的过程、政策的指标、政策的导向都非常清楚，他们介绍国家在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社会工作的支持方面，是什么样的考虑，那么我们这个是大家必须要了解的。

再就是实务老师，在一线有非常丰富经验的。因为社会工作是在内地做工作，各位老师非常熟悉内地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东西南北、贫富、发达、欠发达、贫困差距非常大，我们要请不同一线这些有经验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士给学生做系统介绍，使他们了解。在内地社会组织里面，不管城市社区、农村社区、企业、学校，真正要把社会工作做起来，仅有知识理论还不够、必须要结合实际，结合他的需求的实际，也结合现实社会管理的实际，要融入其中。

师资是这样的结构，学生又是这样的选拔。

但是五年过程当中，从 2013 到 2017 年五年时间，我们也不断进行探索，我们也发现清华大学在内地的社会工作发展当中，应当做出更多的贡献，应当做出更大的贡献。

但是更多的贡献、更大的贡献我们做不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形成以后，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那就是我们在这五年当中跟内地高校社会界、实务界交流过程当中发现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内地的高校，一百多所高校，这只是 MSW 的学校，如果本科院校就更多，我们也发现在师资力量，特别是高水平师资，在学科发展引领性作用的师资非常欠缺的。

这个欠缺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社会工作在内地发展比较晚、比较滞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都比较滞后。虽然我们有些高校像北大，在很早就有了社会工作的方向，也只是一个方向，也跟香港理工大学有比较深度的合作，但是面比较窄。

由于学科比较滞后，基本上现在在高校里的社会工作任教教师，如果查他们学历背景几乎很少甚至没有社会工作的学位，那也就是说从本科、硕士、博士就没有系统的社会工作的学科训练，指示体系的完整的构建。

如果是这样的话，社工人才培养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老师有的东西都欠缺，那么教学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师资做一个很好的培养。

所以今年的暑期，七月份，我们借着社会工作的学生到香港做社会实习过程当中，这里也特别感谢浸会大学给我们机会，我们一方面带着学生过去，使我们有更重要的拜访，拜访香港几所知名高校资深社工老师、领导，我们也一起探讨这个事情。

我们想法是这样的，在清华大学办一个师资博士班，使他们到香港几所高校里面大家都分头来学，集中在清华大学进行交流，这样的话我们把师资力量做一个更新。为培养第二代的社会工作师资、资深社会工作师资、系统完整知识架构的师资做贡献。

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这个想法我们跟浸会大学、中文大学、城市大学、理工大学、香港大学几所大学都有不同程度的接触。特别是我们中文大学、城市大学大家都给予了积极响应，浸会大学一直跟清华大学前前后后有三十多年合作，因为这里有一个中国研究的课程，四个学期每年暑期都要到清华来一百名学生，四个学期每个学期 25 名左右，教授们支持力度很大，还专门在月初来到清华大学交流访问想法。

我们城市大学的教授也是在座的教授、理工大学的教授也经常来探讨想法。

我们借本次论坛机会，看在这方面能不能做一些深度交流，如何跟他们更好的做推动。

以上是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说得很细，时间也不允许，我们在讨论当中再交流。

周镇忠：首先是有关清华大学培养 MSW 大的方向，最主要还是要培养社会工作的领军人物，这个领军人物在欧美、香港社会工作教育体系下都有不同的强调的方向，一个方向是社会管理方面的课程。有别于实务 MSW 培养，在 MSW 机制下有一个社会组织、社会行政，各个不同院校我们培养 MSW 的课程重点在哪里。

第二个可以分享的是刘老师前面讲到重点培养博士点，重点培养博士点，我

希望可以在参会各位嘉宾，大家分享一下你院校里现在接受博士生的机制是什么？如果像刘老师讲，应用到那么多高校，我们可以如何建构一个机制来，不同重点培养清华大学的博士生，究竟合作机制是拿到清华大学学位还是香港的学位，那个以后可以深度讨论。

在你所代表院校里博士点主要方向是在哪里，主要领域在哪里。这个领域下我们可以和清华大学做一个配套，一年一个学生专门研究儿童问题、青少年问题的，自然而然知道香港中文大学和林老师合作比较顺畅，针对学院里重点的建设，配合清华大学所能够培养的学生的方向做一个配套，所以在这两点上，希望各个老师可以和大家分享。

第一你 MSW 社会组织管理课程的安排，在哪个方向。

第二是博士点。

第三国际服务社的老师在实务上非常丰富，他们机构提供了很多研究的机会。他们对社会工作学者作为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学者，实务角度看学者基本要求应该具备什么条件，这也是邱老师会和大家分享。

看哪位老师先分享。

倪锡钦（左 2）：还是去年七月份过来我们讨论过，我也分享一点。刚才说博士点，也是提升师资力量，你们想法是怎么样的？培训多少。清华大学老师有什么派遣计划，也方便我们了解你们的想法。刚才周老师也说两点，我也简单分享一下，在中文大学我们所设立课程情况，以及博士班安排的情况怎么样。

我这次过来也带了一些材料，我可以明天给你一些材料。在香港中文大学如果是社工专业，我们有另外一个课程，主要是社工这方面的，在中文大学体系里是 MSW，如果是管理我们有另外一个学习课程的，这是社会管理的学习课程，主要的学生，主要经验是机构管理人员，我们不培训基本社工专业，因为他已经是专业人员，他要学习的是如何管理好一个机构，比如说财务管理、筹款、以及和传媒如何建立他的形象、他的网络、他的机构。以及机构发展等等。我们有这个课程，我们让学生做很多，他有一些机构的个案研究，他也要做一些专题。课程很多，他有这个训练，水平会再高一层。

在博士班，就是 PHD，这次过来和张老师谈过，以前想开 MSW，因为我们是一个研究实业的大学，他教我们要做 PHD 课程。我们现在是面向 PHD 面向社会福利为主，以研究为主，需要进行很严格的研究训练，从研究拿材料，他们将来发展不是服务，而是很多大学、老师，特别是做科研的一些教授。

我们 PHD 从 1994 年开始培养，到现在二十多年，内地很多主要的高校，比方说复旦大学的一些老师也是我们课程培养的，他们主要走科研，是做教师的。或者一些综合的心理研究员、一般做科研的工作的。

就如何重大参与他，我们也有一些合作。

发言：我们提前没有和大家沟通，和系里达成共识，今天在座各位教授可以以个人名义来促进一些成果，我们希望这个成果大家个人来推动这个事情，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个协作组的会议，有很多社会组织和 NGO，他们可以把大家共识、意见和他们工作结合起来，我们很重要目标是促进学术界和实践界有机结合、协同合作、促进社会服务专业化、质量化、标准化。

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年论坛在这里开，联合国秘书长赫信到了，我们今天有比尔盖茨等总干事都发了贺信。我们明年初定在纽约办，我们希望可以启动学术评

审机制,同时在座各位大家共同商定筹备学术委员会。这个希望大家有一些促进。

还有一个内地合作需要有一个平台、基础,我们今天请到清华大学社会工作教育中心常务副主任刘庆龙,也是我一直协助刘老师做一些事情,我们希望在人才培养上做一些工作,今天或者明天我们想安排民政部顾副部长有交流,但是他要出差,他批示过这个事,大家来北京工作交流,社会工作局的副局长也不在北京,他们没有办法来和大家交流,换其他同事不太合适,我们希望和高层领导做交流。

我们希望今天把社会工作合作内容有共识,以大家个人名义有一个成果总结,报民政部,促进高端引领、高端促进华人社会工作服务问题。

我们在美国八所大学都有社会工作教授,我们今天请周教授作为一个纽带,把内地、香港、台湾、海外华人联系在一起,我们明天有十几位在华人企业界精英也推动这个事,我们希望运用中国智慧、华人纽带、人类宗旨协同合作、促进人类共同发展。

这里拜托各位讨论出成果,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通过媒体把它发布出来。在座各位专访事宜希望各位能落实,会后出三本书,一本书是大家讨论的内容成果和明天下午对话的内容,以及每个人著作一篇或者两篇,还有专访汇在一起会出一本书,论坛会出一本书,我们把对大家专访,三十多位嘉宾再出一本书。

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及时和记者联系、协调,我们后期会再进行文章推送。

周振中:刚刚刘教授已经对清华大学 MSW 做了介绍,以及有关 MSW 课程里关于社会组织的机制是什么样。第二目前博士点培养主要的方向,我们看基础方面如何促成各大院校和清华大学有一个合作。

庄明莲:我觉得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很大的题目和挑战,这个挑战不但在内地,在香港也是挑战。首先我们谈一谈 MSW,在香港跟内地完全一样,念 MSW 的有两类不同学生,一是他有兴趣、他有爱心、他希望做一次实务的工作,他的培训要求是怎么跟不同的人做评估,做不同专业的小组、辅导工作。这个一般我们说 MSW。

但是我们也明白在不同的机构,包括民政局中层、高层的人,他们需要的不是实务的培训而是管理,还有一些跟管理相关的财务、领导的工作,这些东西。这些学生一般在福利、服务额有一些工作经验,他是中层、是高层的,他需要的是完全是政策、财务、人才的管理。

所以好像我们在城市大学,有两个 MSW 的课程,一个 MSW 给一些他希望学习实务、方法、技能的。我们不叫 MSW 教育,我们叫高等社会工作,这个主要是一些有工作经验的中层、高层,高等社会工作。他可以选择做督导、管理,但也可能有另外一些,他特别有兴趣搞科研的。

所以我觉得在内地我们做 MSW 的,我们应该考虑学生是做实务培训还是如刘老师所说,是中层、高层领导经验的,他们课程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课程安排也应该根据学习的需要和他们工作经验有一点不同。

这是第一点。

第二,我们系的社会工作老师很不够,我另外一个建议,香港社会工作院校的主席,香港有 13 个不同院校有提供社会工作培训,其中五所是香港政府的,其他的是大学自费的。你看不同的大学,但是香港那么小的地方,我们差不多每一个大学,我们很多时间也谈怎么找最好的老师,我们要求有三点,第一有 PHD,

第二有著作发表，而且要发表在定级期刊，第三要有实务经验。

但是我们发现他有五年十年工作经验，他在他的机构可能已经是 CEO，他回到大学重头来。

我们在香港和内地在社会工作老师培训有同样的目标、同样的努力，我们要看一看有一点工作经验的，邀请他、吸引他，课程可能就是 DSW。一般来说我们希望 PHD，和中文大学一样，我们是 PHD，但是在城市大学现在有两个，是教学的。

但是我觉得 DSW 可能真的有需要，我们希望吸引一些有工作经验的。

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们把对老师的需要可以系统的跟高层去研究、他们应该就有机会说这是一个好的安排，一般来说他们主要是 PHD。但是我觉得因为社会工作老师培训是中国那么大的需求，有很大的机会是我们可以一同去努力的。

吴日岚（左 1）：谢谢刘老师！刘老师和浸会大学关系很久了，他在九十年代去过我们大学做访问学者，清华大学其他老师也到过我们系里做访问学者。其实今天很高兴，我们有一个机会来，可以集中不同的社会工作训练的有经验的院校，探讨一下社会工作的需求，这不但是清华的事情，这是中国的事情，中国培养社工人才、社工教师人才，这个很重要的。将来在中国，可能我们要改变、写下一个关于社工训练的需求、培训。

对于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大学，在国内排名第一的一所大学，我们要确立清华大学定位是什么。我们训练的人才是什么，我们训练一般的社工，一般的社工经验、能力还是无关工作的能力，应该比其他院校是好的。第二他们社会管理的能力应该最好，我想清华不但要训练机构的管理人员，我们要训练社会领导，我们需要在中国国内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社会福利、社会政策将来怎么走，要给国家方向。

因为很多领导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将来也一样。所以要在顶层设计上要做一些工作，和社会政策重点联系在一起。我们要训练不但是技术人员，我们要训练社会的工程师，这个我觉得是宏观里看方向，清华大学定位是这样。将来硕士和博士是怎么样，从社工人才培养，基本能力是要有一定要求的，从基本的个案辅导，另外要做高阶的一些东西，基本能力要稳固一点才行。这个基本方面是无关的，基本上社工技巧是有的，但是还需要扩大，在整个社会层面来看是有的。

我这样想硕士和博士要结合起来，不是分开两个没关系的体系。

所以怎么把硕士和博士课程要有更好的联系，先念完硕士再上去做高阶课程就是博士了，现在美国也是一样，PHD 受教育的程度比较高，如果能做到 PHD 最好，PHD 也要像硕士、博士这样联系起来，课程配套要有连贯性。这样我们花五年时间，念到硕士，好的人才，可以把他们在技术上有所训练。

清华大学有博士学生，香港大学基本上我们现在、今天几所大学也是这样，以 PHD 为主，我们把 PHD 接受博士变成四年级，不是三年级，要求他们要念课程的，他们可以在学学科、24 个学分 8 个科目，8 个科目考上一个硕士班一样的。所以如果他念完硕士再念博士，做博士生的话，上 8 门课，专收高阶的社会政策课程、也可以做一些实务性辅导技巧、青年工作、健康等部分也可以。

这是我们吸引我们大学里改革是这样的。

最后一点，我觉得香港社工也是五六十年代开始发展、一直发展到现在，好多东西我是这样想，在清华大学，他不一定要走香港走过的路，他可以重新走一条路，跳过去，好多东西现在也是国外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不一定要跟他们的步

伐走,要看我们如何建构一下,清华大学做的社工训练要有自己本土特色的东西。

另外社工基本上不应该是从外面抄过来的,不能配套的,在香港经过十年也是发展自己本土的特色,中国有很多本土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在国内发展自己特色的东西。

邱浩波(左4):刚才说的,香港几所大学开展社会工作教学他们都是时间比较长,其实都是要配合香港社会工作需要,一个是实务、一个是管理,我们社工做了几年,希望去学院再培训,想专业的技巧能够增强,所以他们去大学再念。然后我的机构,我有好多部门主管,他们在我的机构干了十几年了,最低升上来的中层管理者,他们需要社会管理的培训,所以有的社工,有些去念实务课程,有些去念管理,有些当年在香港大学念,有些去外面念。

所以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所以我说基本上现在香港社工训练可以配合机构需要。

PHD 机构的需求没有那么大,我的机构也有念过博士的。可能在研究方面要求比较高。但是我们请的社工都是要 PHD,可能 DSW 以后需求还要大,我们不需要 PHD。

现在香港也有大学有 DSW 的过程。

倪锡钦(左2):我补充一下,DSW 有些虽然有联系,但是他和社会学的联系,对专业很有要求的,很多时候 PHD 觉得他水平高一些,其实针对不同,PHD 要求学术研究能力比较强,在机构里将来也要走科研的路。有些学院做 DSW 有一个问题,如果外面经费没有的话,其实不能够长久维持下来。所以很多时候要看招生来源、经费、学生将来毕业以后他走的路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不容易。

但如果我给意见给清华大学,就是定位,要想这些,很多时候整个课程在这些成熟、比较高定位的大学,学生怎么看?长期来说如何发展,PHD 里,实务管理元素也可以加一点,不完全都是科研为主,在中间有一个想法,PHD 也要想一想,在清华大学这样的高位大学,学校如果去看也是一样的。

庄明莲:我也补充一点,PHD, DHW 毕业的找一些社会工作单位不容易。我们要聘社会工作老师,PHD、DHW,我们高层只要 PHD。我们的课程是英国和美国的融合,PHD 学生第一年来要修五个课 15 个学分,这 15 个学分一般跟他念的课程有关系,但是也有一些,比如我的 PHD 学生,他研究老人,其中一些学生跟我学习怎么服务老人,他 15 个学分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些课程,第一年念完这 15 个学分,一般五个课程,第二年、第三年才做他的研究。他毕业的时间,他是 PHD,他的研究和其他 PHD 完全一样,论文要求,研究科学的要求一样那么高,但是因为他要学习实务一些学分,也有一些实务,所以我有一些 PHD 是内地社会工作老师,也有一些社会工作实务培训。

假如我们说是 MSW、DHW,毕业以后可以做专业社工系,在香港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有没有专业实习,专业实习很贵,在香港 98 个小时,各地有不同情况,不要求他们那么长时间的专业实习,但是没有一个是专业实习,他毕业以后,他工作的能力还是不一定是大家觉得足够了。

所以假如课程是 MSW、DHW,要考虑有没有专业实习的部分,如果有就费用很高、时间也比较长。

我们现在城市大学对 PHD 要求比较好,要求的他念一个部分的学分,他可

以选择实务、管理的。第二我同意假如可以把现在考虑的 MSW 和往后的 DHW、PHD 可以有一个挂钩，学生一定是 MSW，受一些实务的课程，可以跨一点，而且假如他在你 MSW 里找一些特别好的、科研兴趣特别高的，鼓励他念 PHD，那样更好。

纪女士（左 6）：大家好！我来自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我本身是儿科医生，我参加 2001 年香港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培训，我对社会工作特别感兴趣，刚才刘老师讲的时候，我现在回应是刘老师讲的，讲我们 MSW 毕业以后，我们的感受。MSW 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我喜欢做社工了，而且我认识了很多高校的老师，我基本都认识香港大学的老师，我又有本土的知识，因为我医院里做管理者、做儿科医生，又学到很多 MSW 老师，又过国际视野又有本土实践，很好的结合起来，把大学里老师资源、医务工作者资源调动起来，和医院实习机构结合起来。我因为做社工所以做到副院长职位，有机会和上海市教委领导，包括管医疗副市长对话，促进了上海医务社会工作很多政策出台，每家医院都要有医务社工、标准化建设，这些可以利用政府资源来做。

因为我想上海和全国差不多，刚刚开始起步，需要这方面政策指导、引领，不然社会工作是一个弱势群体，没有政策不行的。

培养社会工作很重要，你从管理也好、你培养他的管理能力才去做一个管理岗位，或者我本身就在管理岗位上，我再去进行这样一个培训，都可以，我觉得都对这个人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自己感受也是慢慢学了以后，我从管理岗位学习到一些知识，我应用于社会知识，同时更了解社会工作、实务、临床需要什么、我可以提供什么。这样就比较特殊。

刚才老师讲的 DHW，我们和香港不一样，我们需要一些偏 PHD，因为要证明给政府、机构、别人看你的工作是有效的。MSW 研究相当缺乏，如果有 PHD、DHW 研究成果可以呈现给政府看，对于推动策划社会工作发展非常有帮助，我自己觉得因为真的不够、研究方面不够，你要呈现给政府看需要有这方面成绩。

另外一方面因为清华大学在整个中国的影响和他的地位真的不一样，清华大学怎么做，大家有效仿，大家觉得你比一般大学要再搞一个层次，所以可能这个培养人的方式方法会有不一样，因为现在全国大陆有很多地方 MSW 都有，我也去过西藏两次，我去过新疆、去过山西、去过福建、昆明、云南这些，对社会工作需求非常非常大。但是真的如果要培养的话，一方面基础人才，我想清华大学如果有这样的科目，或者跟国际上哪个大学合作，能够给西部地区提供一些免费的名额，奖励他们来学，特别是临床做的人、一线工作的人，因为西部地区真的不像上海经费那么充足、不像香港台湾那么充足，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机会，对面上带动全国社会工作发展也是非常有效的。

刚才我也非常有感受，你要做技术人员也要做管理人员、也要做工程师，学得多了、看得多了，帮政府制订政策、提供支持的时候更有说服力，能够照顾全面。

我觉得学社工对我帮助非常大，对我进行医院管理非常有帮助，我是受益者。

刘庆龙：纪老师是我们学生的培养，我们清华大学培养希望能像他这样，他在全国推动医务社工，比任何一个老师、领导推动力都难，因为老师有知识，不知道如何和地方结合，领导有意愿，不知道社工如何做，他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如果清华大学的 MSW 都到纪老师水准就实现了我们的目标。

林一星：对不起！我刚才和美国那边通了电话。我普通话讲得不太好，我讲广东话吧。请周教授给我翻译。

周镇忠：谢谢林老师，香港大学在 MSW 上有关机构管理上有两个不同课程安排，一个是一年的全职的，针对非盈利机构管理层面的，另外一个是一年兼职，针对已经有经验的，在 NGO 里已经有管理经验的人，进一步培养他们专业方面的知识。

在博士点方面，他们系里做了很详细的讨论，他们觉得香港大学作为一个研究型为主的学校，他们还是强调哲学博士、PHD 路程，PHD 里也分好几个不同领域，有一个实务领域，以及社会服务输送层面、政策方面，他们读出来、受的训练基本以研究为主。

时间只剩下五分钟了，刚刚吴老师提出一个方面我觉得很有趣，可以进一步讨论，如果时间不够那么我们就下来讨论。

一方面在中国实际情况下，专业博士我想应该得到认可跟审批的话，路程会比较远。

刘庆龙：基本没有、看不到。

周镇忠：刚刚吴老师提出美国也有很多学校硕博联读，如果清华大学的 MSW 已经定位于要培养政策方向未来社会发展方面人才，已经有一百多个学校在培养实务，不需要清华大学再培养，但是你选择硕博联读已经有相当机构经验，现在硕士生基本已经有这个经验，在此基础上一方面培养他们进一步在政策上、规划上、大的宏观的管理上，两年的 MSW 为主的课程设计，然后连接到研究为主的博士点。

所以硕博联读，也符合中国教育部目前的规定。

另外一方面把这两个跟纪老师前面讲到的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进一步提升它，在工作方面，在岗位上程度上的提升，另外一方面也培养研究方面的能力，如果决定毕业回到高校，他就可以当老师，如果他的决定留在基层，在民政、在中央各个部门做进一步的把社会工作理念和贡献分享我觉得也很理想。

所以我觉得硕博联读是不是有可行性的回答。希望刘老师回应。十点还有一个学术委员会筹建的讨论会。

吴日岚（左 1）：我希望看将来十年以后清华大学训练的学生、不论博士生、硕士生在岗位是怎么样的。我希望他能够到社区、到他们机构、到不同的机构，比如民政部做一个领导，不但是机构管理人员，他的政策应该是如何改进社区、中国国内政策，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真的是很重要的。

刚才讲的硕博联读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刘庆龙：我们的学生有的已经在机构里做主任，有的在街道做社工委主任，他推动工作当中没有任何阻力，他知道怎么做更能满足需要。

我再强调两点，第一 MSW，清华大学的 MSW 一定要深。不要指望通过读 MSW 再读 PHD，我们这种人不需要，清华大学定位 MSW 要专业，浑身本事要用于社工服务当中，而不是你将来去做学问。这样不是我们培养方向，你如果这

样做这两年影响你自己。

第二个就是 PHD，清华大学这个班，因为他没有，国内没有社工 PHD 关联资格，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借助香港的资源，香港不仅有资源，而且专业性比内地任何一所大学更全面，一定是 PHD，而不是 DMSW，因为这是高校老师，我们要选能够进入这个班子，要选一流高校、重点高校，我们要为这些做引领性高校师资，一定要 PHD，希望他在班里边读了系统社会工作课程，回来就专业能够有他自己的方向。这样的话在他的学校、社工培养的当中，他将来可能就做系主任，所以这样的话他对社工培养有更深入的理解、更精准的方向。

说到硕博联读在内地高校里选拔的人已经不是硕博联读，我们认为第一硕博联读第一不够，第二也不现实，我们可能是博博连读，在高校选的年轻教师 35 岁左右，一般都有博士学位，他在香港再读 PHD，而且就社工方向的 PHD，但是 PHD 拿的是学位，但是课程的设计不能够仅限于 PHD 就是这个，城市大学就是这个、香港大学就是这个，恐怕要有相关的 MSW 课程要学习，城市大学的 DSW 课程要学一点。根据个人发展方向去选修、补一些、完善一些体系。可能我们这样的目标就更清晰。

所以 MSW 一定要更专业。PHD 一定要更高端。否则的话不是 PHD，在高校里没有立足的条件。

谢谢！

周镇忠：谢谢刘老师分享。刚刚简单的交流，是我们的开始，再过来我们需要不同场合做更深度的探讨。听起来比一个半小时以前我们定位以后做这些方面认识比较清楚，第一个像刘老师讲的，清华大学 MSW 定位是一样的，能够带领社会工作在政策上、实务上抓住主要方向、有影响力的，在工作岗位上，乃至对整个领域发展能够做出贡献。

博博连读这样的概念，对我们大部分在香港或者海外老师是比较新的一个想法。因为博士点我们叫最终的学位，拿到博士以后比较少会再想去读另外一个博士。中国情况下说不定这个也可行，如何设计清华大学社会工作博士课程里，把社会工作专业理念融入其中，他在应用、研究上，把有社会工作特色的研究，有别于别的一些科系呈现出来，让国家可以看到社会工作博士做的研究，主要的贡献跟别的一些科系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可以需要读一个社会工作博士。除了他自己已经有的社会学、心理学学术博士以外，究竟能够进一步促成什么样的作用，这个点方面，我们希望以后进一步讨论。然后发展出一个机制，清华大学博士点收几个学生，他们以后可以到哪个学校进行系统培养。PHD 不可避免是三年到五年，着重于研究，把研究深化。并不是只是多修几门课，拿到博士点。

这两个在人才培养上发展路径、途径很不一样。

（结束）

会议主题：圆桌对话 2 学术机制及学术委员会筹建

会议时间：2017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会议地点：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1 号楼 101 会议室

李勇：尊敬的各位的老师请就坐。刚才我们进行了上午第一个座谈会，接下来讨论第二，学术机制及学术委员会筹建。各位老师好我叫李勇，来自清华大学，今天我们第二个环节主要四个议题，关于 2018 年国际公益论坛议题以及编会讨论，以及一些可以讨论的议题，我们可以设定一个总主题，我们筹备组有一个总主题叫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四个子主题包括了公益慈善当中的妇女儿童参与、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与绿色地球等四个。边会想在新加坡、南非分别举办公益慈善与“一带一路”，新加坡举办减贫的讨论。

关于 2018 年世界公益慈善论坛学术论文征集评审和发表机制。明年把论坛做成高端学术论文的发表平台。

第三块是关于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协同发展。包括公益慈善与社会工作人才联合培养，以及跨学科合作研究。

第四个议题关于筹备世界公益论坛学术为什么事宜。

今天先讨论第一个关于 2018 年世界公益慈善论坛议题及边会商讨。我们没有设定特别的议程，各位可以自由发言，第一轮发言每位三分钟为限。

这本议程上没有今天上午讨论议程，先讨论第一个 2018 年世界公益慈善论坛及边会，讨论的两个目标一个是明年打算在美国举办世界公益慈善论坛，第二个想和中国“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结合。

现在四个子主题是妇女儿童参与及公益慈善伦理，另外一个为减贫，第三个是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绿色地球。第四个是公益金融、社会影响力以及社会影响力创新。如果其他的更有前沿性、学术性的我们也可以讨论。

一个是公益慈善事业中的妇女儿童参与。对外援助减贫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绿色地球，第四个是公益金融、社会影响力投资和社会影响力创新。

汇报一下今年背景信息，因为今年论坛筹备我们一直想成立学术委员会，但是和老师们联系特别烦琐，来不及。今天我们学术委员会筹备会，下一步建立学术委员会，包括共蒙，尤其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两个领域如何合作，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议题。

首先请刘庆龙谈一谈。

刘庆龙：主题非常高端，而且也是我们十九大刚刚闭幕，对下一步的理解，以及和主题都非常切题。上半场会我们就社会工作做了一个交流、那么这里边我们实际上主要的是大家围绕着清华大学如何定位、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我们就两个项目，一个是 MSW 的培养，怎么能够让它更专业，更能够有所对社会建设、社会发展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人才一定是要培养得更精准。这方面做了一个交流。香港几所大学、机构领导都非常重视，给予了很好的回应。

第二个项目我们希望在清华大学能够承担起来为全国重点高校培养社工高水平师资。因为现在全国高校系统学社工不多，甚至是没有。那如果说是也有的话，没有三个学历，本科、硕士、博士，可能本科基本上没有。在高校教社工的，

这里硕士应该有一批，跟香港理工大学合作，这批现在在高校里。而且这批也有几位也是清华大学 MSW 资深教授，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陈韬教授（音），指导学生上课，做实习督导，都做得非常好。

希望清华大学有更大的担当，但是这个担当一定是我们香港的高校给予支持，这是我的一个考虑，为什么呢？说美国、欧洲的高校社会工作者不是也很多吗？我们去年和哥伦比亚合作，专门十位教授给我们 MSW 上课，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个体制差别比较大，特别是在我们华人社会的圈子里，这个里面还有一个社工的更好的对接，所以根据我的理解，我认为我们香港的社会工作，他的体系更加完整，经验更加丰富，工作更加专业。

所以他对内地的社会发展可能借鉴性就更为直接，所以我们基于香港，然后我们再去展开试点。但一定要有根基，这样的话希望能够跟香港高校推动。

实际上我们想一个班有三十人左右，三十人针对不同学科，可能有些学科方向是港大有优势、有些是浸会、城市大学、理工大学有优势，按照不同优势，每个学校都有每个学校优势，这个班弄起来大家凑到一起，恐怕我们基于香港高于香港。我们把五个学校最优东西都捆在一起了，这个我想这是咱们对内地社工教育非常大的。

如果这个事情做成是华人社会社工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所以我觉得我们共同达到。

可能推动起来还有很多细节，我们要考虑。

这是人才选拔，因为毕竟我们自己高校有自己的制度，不管怎么样制度为了人才培养，是我们的支持的方向。做起来目标是清晰的。眼光是高远的，但是做起来要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做好项目的细节安排。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想起来是非常激动。

清华大学社工是我们王明院长，他也是非常重视的。因为慈善研究院在推动公益事业方面，是起到很重要引领作用。所以他参加全国两会，在政协不段提案来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前一段时间我参加王明教授在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社工学院推动双 M 项目，清华公共管理学院读 MPA、在密歇根读 MSW，学生将来毕业有两个硕士学位。这个项目王明教授也是抓得非常准，这个人才培养出来，将来他可以兼顾两个方向，一个是公益方向，在社工实务方向可以去往专业方向发展，另外一个可以往学术方向，就社工研究，在国内再读更高的学位。甚至到国外去读更高的学位。

这也是一个培养的项目。所以我们都在做。

这里面是在王明教授在公共管理学院慈善研究院在推动这个事情，我们前面说的 MSW 和基地合作项目，是在社科学院来进行推动。

这两个学院都是在学院里成立跨院系的合作的社会工作教育中心，所以公共管理里，对社工人才培养的一个，都在推动。

起步非常晚，我本人来说，也不是学习社工的，但是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机会，跟社工建立了联系，1998 年我作为清华大学和浸会大学一个项目执行者到了浸会大学，而且有幸在浸会大学社会工作系。一下子对社会工作有了了解，而且对社工建立了很强的感情，觉得社工是我追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因为它是为社会做一些非常具体的服务，去帮助人，去满足人、解决困难人士需求。所以前前后后也有一年多时间。

所以我后来跟香港社工界老师们，包括机构人士交流，发现他们可能都没有我看得多。从教会、民间团体各种机构、从优生优育辅导到悲伤的服务，所有社

工机构,医院社工,伊丽莎白医院和社工交流到佛教协会医院里和他们机构交流。还有精神康复的机构交流,到童军小童社去参加幼儿园的交流。我发现这个事情真是对香港的社工有了非常具体了解。有很多可以拿来直接做。

现在推动了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是老人日间护理,原来没有,白天到院晚上回家这个模式没有。现在不仅有这个模式,而且有无围墙模式,老人可以随时来机构,里边有各种各样老年人服务,是用餐、唱歌、理发都可以来我这里做。而且不看身份证,不管你是全国哪里的,只要走到机构门口都欢迎你来,24小时无围墙老年服务机构。现在有很多学习来以后在内地制度创新。

但是不管制度如何创新一定要专业,没有专业支撑走不远。就会有很多可能的问题,所以专业来说,这是我们香港积累的这么多年的优势。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发展,我希望大家合作,合作可能也是为我们香港社工开创领域是很好的机会,内地发展有这么大的需求,香港专业怎么能够结合内地的社会发展能够实现社会工作的人才培养和实务联动,这个事非常有意义。前半场有一个介绍,后半场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发言。谢谢!

李勇:去年我们开世界慈善论坛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公益慈善和社会工作到底是分开展还是协同发展,正好今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主推的是双M,MPA加MSW,请王老师介绍一下这个想法。

王名:特别感谢清荣老师给我创造机会认识各位来自美国、香港的社工领域的各位老师,我研究的主要是工艺慈善和非盈利组织和公民社会。大陆这几年发展比较快,刚才清荣老师介绍,因为我很受清荣老师深厚社工情怀的感染,我们一起讨论这两个学科其实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尤其是大陆这几年公益慈善蓬勃发展的期间社工机构是非常活跃的一支力量,大陆发展了很多社工机构,很多地方,特别是沿海地区,成为工艺慈善组织当中非常活跃的一支力量,但是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这些机构运作管理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叫“矮树化”现象,机构比较小,经费都是当年钱当年花完的现象。出现大量组织,而且都是小规模组织。

另外社工专业水平有待于提高,尽管我们出现很多高校培养社工专业人才,包括本科、硕士、人社部和民政部力推社工资格,发展也还是挺快,我看统计数据成倍增长,但是社工专业人才流失非常严重,留在机构里的社工人的待遇非常低,流动性非常大。留不住专业人才,一方面需求很大,一方面培养了大量人,一方面大量人流失了。

我们探讨这个问题,这两方面能不能结合,我们清华大学在这方面发挥一些作用,我们公益慈善这块开始得比较早,1998年成立团队做NGO相关研究,一直推公益慈善,包括人才培养、政策和领域研究。社工我们参与得很少,我们调研接触到很多社工机构,也发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后来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两个首先是实践方面,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面对的问题是同一个领域的、甚至同一个机构、同一个人的问题,怎么把这些问题能够整合到一起来解决。

另外一个学科上有没有可能走到一起,探讨两个学科的,第一次是中山大学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中大开了一个会,我当时提其实我的理解,社工和公益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只是不同层面做事情,有的在更微观、更技术的层面做事情,有的是在稍微宏观一些的层面做事情。我觉得可以融合到一起。

当时提了以后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有一些中大社工老师在那里,我

们讨论两个专业有没有可能结合起来，我们一起做一些事情，包括推动人才培养、理论研究。这次非常荣幸我们论坛请到各位老师参加，我们把这个作为核心命题提出来，怎么样推动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社工对我们来说是老大哥，社工专业是非常完整的体系，但是我们讲工艺慈善的时候，他是一个现在不成体系的一种研究倾向，有不同概念，NGO、NPO、公益慈善，找专门研究机构还不多，特别是人才培养体系，现在我们知道只有印地安纳公益慈善学院，有比较成体系的培养，我们一直推动教育部看能不能设立公益慈善学科，和社工可以做一些必要整合，一方面社工研究关注组织、关注机构。公益慈善研究关注人，关注人的专业能力。

我觉得这两个方面有结合的可能性。我们自己缺乏专业队伍，我们和刘老师讨论一个培养学生，另外培养和引进师资，因为必须要有专业师资，要结合两个方面，把这方面提出来。

这次论坛希望有这样一个探讨，探讨这两方面如何结合，包括下一次我们希望明年能够在纽约一起开这个论坛，但是这个论坛我的理解，我们持续提出这个问题，公益和社工如何结合的问题。

主持人介绍和密歇根的，正在探讨。前一段时间他们院长，几位老师，我们前期阶段调研和课程设计已经开始启动，我们希望明年能够在双学位，其实我们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光双硕士学位，包括学生交流、交换、师资交换，两个学科系统，我们这边对社工基本上不了解，社工老师在我们这里找起来不多。但是社工学院、密歇根对非盈利组织也不了解。我们会有一些工作坊和小型研讨会，在此基础上希望推动一些学分的共享。

在学分共享基础上能够推动双硕士学位。

必须有一定，我们计算 50%左右课程能够互认，然后才能够走到双硕士学位。

明年年底到后年，我们可以争取开始启动双硕士，我们这边叫公共管理公益慈善方向，主要课程设计是以组织运行和管理为主。包括政策，包括法律。

密歇根以社工硕士为主。主要的课程设计是以实操层面，这样两类课程能够结合起来，一部分学生有一定比例，可以减免时间，这样可以缩短他学习的时间。原来 2+2 课程，我们变成 1+2 的课程，2+1 的课程，三年修两个硕士。这样的话对学生来说减少了一年。

但这一年课程实际上是通过双方协调和互认能够实现的，有一定难度。我们还在和学校协调，力争合作过程当中，这个项目，清华大学有一个控股公司启迪控股，他们也非常关注，他们是中国社工协会论职主席单位，他们这一届任内希望推动清华大学在这方面发挥作用。

我们形成的是我们和社科学院和启迪控股、清华大学以及密歇根大学合作共同推动这样一个项目。现在还在进行之中。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形成一个尝试，把两个学科、两种不同人才培养模式整合起来。

当然整合还是有很多难度，而且这种推进也不是一个学校能够做到的，我觉得很多工作可能希望各个层面一起，包括通过这样的论坛平台，能够达成共识，能够共同推动这样一种结合。

我先简单介绍这些。

李勇：谢谢王老师介绍。今天时间有限，并且这是我们筹备会，大家就第三个主题关于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协同发展，看看哪些方面可以继续推进，后续可

以详细拿出一些计划具体推动。

齐海兰（音）：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刚才听了你们的讲解，我有一点问题想提出来，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齐海兰，是美国水利国际，和民政部合作，在中国所有福利院推行欧美直饮水的机构，在此之前我在联合国工作，在金三角工作十年，这之前在英国久治儿童会中国昆明办公室工作。2003年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经历，社工如何和社会结合起来，我们当时在昆明给无偿云南唇腭裂儿童做手术，每年要回访，我们邀请云南大学的社工系的师生合作，孩子们问我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以后去慈善机构工作，我们生活怎么解决。大家知道他们待遇非常低，国内 NGO 规模小、数量多，但是留不住这些学专业社工的人才。

像福特基金会、英国儿童救治会，已经成为一个孵化器一样的东西，救治儿童会每年都选拔一些人到英国学习，当时我给他们建议是如果你们英文够好，可以找一些国外 NGO 驻华工作，当时云南大概有 2000 多个项目，需要人才非常多。但是我很遗憾这些孩子后来没有在这个领域工作。这是第一个问题，资金很少，我接触好几个孩子到深圳自己搞一些 NGO，一年半熄火了，持续不下去。

第二个问题，您刚才说的社工和公益结合，培养的优质、高端人才，怎么样下到基层去工作？怎么样跟基层实际工作结合，和村民、和县上、乡上、村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云南大学培养的社工，都不愿意做那么，因为待遇跟不上，他们本身很多人也从农村来，他很愿意回去建设农村，但是没有资金支持他们很难做。

像您说的培养那么高大上的人才，他们怎么下去跟基层工作结合？

庄明莲：我来自香港城市大学，做一点回应，我想谈一谈香港经验，香港社会工作人才和 NGO 的运转是和内地不是一样的。香港我们在事实上我们的毕业生、社会工作毕业生本科也好、他们毕业第一份薪酬比其他专业高一点点。为什么这样呢？主要就是我们在香港福利发展，我们 NGO 经费差不多有 50% 政府给予的。因为尤其以前我们有一些五年计划，老人、青年的机构，五年以后有多少老人、儿童需要多少服务，政府需要在财政、土地、培训做一个配套的预算。

所以我们培训学生，他们出来工作，他们有医生工作，刘老师刚才说老人的服务，这是中心的服务，中心有多少是护士、有多少社工，这是服务计划书里有要求，多少老人对多少的社工，他一般工作做什么分工。

对你们刚才说的他愿意进来，因为他薪酬就一点点，他进来以后发现他占的地位很小，如果比较其他的专业学生，第一份工作薪酬很少，往后他薪酬增加很多。但是社工他们机构，他觉得自己有满足感，他起始薪酬低一点点他也愿意进来。

你们谈的不单是内地，比如新加坡，新加坡也有很多社会工作者毕业，本科 MSW，他们也做工作，因为他们没有政府配套，不同服务对象和不同专业人手的配合怎么样，如果有这个配合，政府说，如果这些问题政府不给一些经费让老人、有伤残的人，他有问题还是要政府处理，所以他愿意有经费配套。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论坛，不是那么高端的论坛，那么多不同专家，我完全觉得我们可以给政府一些建议，有正常发展要求，然后里面要考虑社工、不同专业人才的要求，联合看一看怎么政府给经费做了配套。

另外我也想回应王名院长社工和公益的关系，我个人感到现在社会问题很多，每一个社会问题，个人、家庭、社会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单一个社会工作

NPO 不够，现在我们需要，比如香港，我们现在很多是鼓励专业团体有，首先他是专业机构做服务，他还是要要有社会专业，鼓励他的员工做一些义务工作，给一些经费，经费可以几百万。一些地区店铺也愿意给一些钱和人才去帮忙，和一些 NGO 合作做一些地区工作。

所以我觉得公益概念是一个很好的概念，是和宏观的概念，可以让不同的人才以及不同专业的人，让每一个个人、家庭愿意做一些帮忙，我觉得公益概念可以吸引他们来。

但是假如他们怎么做呢？大家可能也不懂怎么去，我很不高兴、我生气了，你需要一些人懂得怎么做心理辅导，假如这个社区很多人刚刚搬来，他们对这个社区很多不满，你需要一个社区组织，这些方法是我们社会工作、我们的专才、我们培训很重视，我们每一个毕业生个人联系、组织、统筹这些能力特别高，我们跟他们的时间，他们更有信心把他们的问题坦诚告诉我，我们想以后怎么办。

而我们很重视，我们不是帮他们，我们组织他们、鼓励他们帮自己，然后再帮其他有需要的人，这是我们的培训。所以我觉得社会工作，我们有一个理念，跟一些方法，去帮不同的个人再去面对他的问题，而且我们看到方法，是人与人之间能有洞察力的。

所以在不同的领域有经验，在专业助手方面有很多年实际经验。

所以我觉得是很完美的结合。

李勇：感谢庄女士！我们只谈哪些层面可以合作，有没有合作可能性。因为今天要出一个未来持续推进的，明年会议之间我们会开一系列的会议，选择哪个突破点详细讨论合作方向。

刘培峰：各位好，我来自北师大！我从做结社自由开始做非盈利组织法律建设，过去做非盈利组织研究，还有农民工、以及中国维权律师。

我同意刘老师和王老师的观点，这些问题不是问题，政府也要三社联动，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们共同在一个场里工作，我们共同目标是把社会维护好。总目标上没有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组织整体发展，繁荣的时候面临一些压力，我们是不是通过社工把工作，那么通过社工使社会工作组织发展的时候有更合理的地方、更精细的地方。

合作是没有问题的，下一轮是工作机制。

第二回应一下刚才的问题，我们讨论的不在同一领域。社会组织学生不到社会领域里也没有问题，为什么？我们对这个社会播下一颗种子，有的种子立刻发芽，有的种子几十年才发芽。我不是讲理想。案例来看中国社会成长过程我们一定有很多案例可以支撑我们，比如说早期市场经济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小生意人他们聚集在一起，后来慢慢他们变成了种子，比如万通，中国房地产业很多老板都来自万通。在社会组织领域里这个问题也存在，比如大家都能够看到环保组织早期领导人，大部分都在自然、地球村开始做的。慢慢他们都发酵了，就变成了很多社会组织。

比如艾滋病组织他们都有共同背景。

社会成长，我们不用担忧。

第二，在上海有一个复旦大学学生，他们在学校是学生社团，毕业以后他们又成立了社区协会，后来大家合作不是很顺畅，变成了不同组织，会有好几个组

织成长，现在我个人感觉，要把我们事情推动起来，应该是两个层面，刚才大家讲的专业化、精细化依然是很重要的。

但是第二个，还是在播种，让更多人熟悉我们领域，让更多人，哪怕他当机关工作人员了，他了解社会组织、了解社工，他以友好态度对于我们这个领域，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就有希望，我们不需要担心谁在不在工作。

我自己读过很多文献，有的人一开始在民间组织待一段时间，去政府机关、去了市场，但是他社会组织情结没有变，他在这方面依然可以做很多贡献。一定是两条腿走路、而不是一条腿走路。

以上是我的想法。

林一星：我自己看公益、福利是一体，没有分开的。在香港我们讲得多一点，社会企业，另外是社工、公益创造这个福利，但是创造福利很多方面来看，我们讲很多从公益、福利、社工都是一体不同角度来看，都是在创造福利，我们把很多不同专业内容放在其中，我们部分 MSW 出来，在一些机构里工作，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MSW 目标，不一定是做社工这么简单，我们积极来做社会企业，他们不做社会工作。虽然他们在别的领域工作，但是他们希望继续做社会工作。

在香港我们社会工作，一万多块钱一个月在香港，而社会工作是两万块钱，另外还有补贴，如果他们真的进来，三万一千块钱，社会工作员工薪水高一些，我们还有一些方式和同学会读 MSW，因为他们分数比较高，出来的时候比较低，我们社工读大学的时候分比较低、出来的时候比较高。很特别的情况。

李勇：感谢林老师给予我们希望。

吴日岚（左 1）：这个很好，我回应林老师讲的，要把公益团体目标停下来，先做一个定义。其实那个定义是很好的，我们通过公益实现事业、服务，提高人美好生活。社工是一个手法、是一个方法，这样我们可以讲，其实公益概念，和中国概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相关，我们要在社会上做到这个结果。

当然我们怎么把个人对人的关怀，这些东西发出来呢？社工一个工作方向要做这一点，其实助人自助也是社工最终目标，不论老人、儿童、家庭辅酶，我们目标是让他们自己帮助自己、社区自己帮助自己，这是社区发展目标。香港过去也一样，香港五六十年代走过去也是自发的，保良局等等，有一些是外国教会团体，是公民慈善含义。

几个不同团体为主，发展到现在，一个是 NGO，非政府团体，另外一个讲法是非盈利团体，两个有关系，也可能都不一样，因为我等会儿会讲到他们不一样的里，第三个是慈善团体，NGO 可以用钱品行一个社工来做服务的，他现在社工，NGO 也可能发展盈利的事业，做社会的企业。但是那个钱跟一般的商业机构不一样，他没有发红，没有分给员工的，赚的钱是用于公益事业。另外一个团体是助人自助团体，这个方向是笼统来讲，他们跟公民世界目标有关系，因为最重要方向是改善人的生活，美好生活、社区发展。

这里有三个部分是有关系的，一个是社工，一个是政府，一个是社会资源，这三个关系社工、社会资源和政府帮助，香港这三方面联系构成公益慈善事业、公益慈善团体的服务。社工有能力利用社区资源，社区资源可能从上面一层来的，比如捐款。另外最重要的部分，现在来讲社区资源可能是来自居民，老人家在一个社区，是一个社区资源，比如刘教授老了他懂得下棋、他懂得写书法，他可以

利用这些资源服务这些人。社区里有一些辅酶可以帮忙带小孩子，助人自助。香港社会服务机构大部分钱来自政府。但是社区资源在需要的地方，特别是他要利用好。政府的钱不是很多的钱，我们可以听那位教授讲，社区资源很好。

第四部分我讲怎么协同，社工扮演很好的角色，但是社工跟义工不一样，国内好多地方把它联系在一起。社工是需要负责任的，社工是训练义工、发挥义工能力去做社会公益，社工挖掘社区资源帮助社区发展。

整体来讲我们觉得公民慈善事业将来方向应该是社区发展跟可持续性发展社区和持续性社区有关系，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持续性发展很重要，也是基于人和人的关系，人能不能互相帮助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目标。

倪锡钦：在这里我说一下香港大学的经验。我们的做法有一点不同。但是社会服务管理这一块，刚才和参与其他老师也说过，我们系目标，在机构有经验的，他在管理这边，他是持续课程，比如说资源发展、服务发展，以及公共关系等等，然后他也有所需要的课程。

我今天带了一些材料过来，明天可以给大家。在我们系里，在香港以前社工方法要做一些改变。如果我们要做社会公益，这些观察在一些商业的朋友告诉我们，他说社工我们发言的时候，很多时候都很长很长，但是在筹款的时候，就给你一分钟、五分钟做演讲，需要很精炼，你要找一个很准确的点。这个意见给我们，我们在这三年在香港我们和瑞士银行、以及媒体，和香港电视台有合作，瑞士银行每年一百万给我们，我们去招聘一些在机构、以及一些有社会责任的企业，过来我们给他们培训。整个课程一年。也有瑞士银行一些总裁、传媒集团的负责人，大学老师也和他们合作，原本要做一个计划，他只有五分钟，压力很大，成功的就可以一百万去做项目。

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如果要想社会公益和社工，我们也要有一些专业，也要去。所以是跨专业的，我们如果在建立社网络是我们专长，找这个也不简单。

所以我觉得他的经验很重要。

另外传媒，中国这样大一个国家，媒体影响力很大，如何利用媒体筹款。

我们机构不单在北京，北京是总部，机构是全国的，如何建立一个很有效率的渠道，如何和董事们沟通，有很多需要沟通的。社工经验很重要，但是也有一些东西需要研究发展出来，需要跨专业的团队。在这里跨专业的很重要，另外我觉得管理很重要，专业很重要，里面很多很多学问，也很不容易，特别是如何管理公众希望，以及你的筹款你用来自己花，这很不好，负面影响很大。所以如何管理很重要。

最后是如何跟传媒沟通，以及建立你的品牌是很重要的。

今天讨论的很有意思，将来如何在学校里发展一些项目，以及我们一步一步来找一些项目。我们要找我们的领袖，他作为领袖，他可以影响其他参与的主持，我们如果有很好的领袖，他有能力，他也可以帮助公众说你影响力重要性在哪里，这样我们将来才有希望。一个好的领袖他很有专业、他眼界也很有高度，这很重要。以及如何培养领导人也很重要。

李勇：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进入第一个主题，2018年社会公益慈善论坛及主题商讨。

刘培峰：在座诸位要么是华人在公益慈善领域研究，我们怎么样在国际论坛上讲我们自己的故事，在他的议题上如何讲我们自己的故事是很重要的。中国有很长的慈善传统，在 1949 年之前，大家会发现几个地方分治的时候，华人社会传统的慈善让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慈善活动没有分领域和地域的。这段时间总结很重要，他其实对我们未来中国怎么样发展很重要。

第二个大陆有经验了，香港的精细化管理非常好，而且恰好我们把中国传统的东西断了以后，香港既有现代的又结合未来，是传统中国慈善和新的慈善有一个结合，改革开放以后大陆慈善事业发展非常快，我们在新的慈善有新的时间，过去是以捐赠慈善为主的，大陆有扶贫，但是更重要培养当地村民能力，大陆还有公益金融讨论、公益创投，社会企业讨论、还有互联网+。

明年会议上，总结慈善传统，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那些慈善家们怎么样在国家相对分裂状态下以社会推动民族国家的慈善和现代化。第二个香港的经验，传统慈善和现代慈善有效结合。中国慈善可以为世界提供哪些经验，我们复杂性超过了任何时代，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总结，我自己也在做总结，发现我们原有的话语是不行的。我们需要总结。

明年会议论文上应该考虑这样一些东西，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跟世界的对话，如果没有我们自己的特点，或者说我们过去是一个阶段，但是这段时间已经有自己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总结和提升。这是我们恐怕要在会上讨论的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代表华人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关注这个问题。

苗晋平：各位老师大家上午好！我来自山西，来自山西公益促进会，上午三个小时分享了香港来的专家、分享了清华大学刘教授、北师大、美国来的专家，分享大家的精辟发言，受益匪浅。

我想发展到我们今天节点上，从全中国来讲我们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习总书记下了定义，目前存在的问题叫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我们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谈，我们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谈中国乡镇街道办事处 40906 个，一个乡镇 35000 人，40906 个乡镇街道办事处，一个乡镇短一个人就少了四万个工作人员。我认为我们今天短的不光是高端的博士和硕士，更缺少基层工作的大学生。社区工作。

我们在村里更缺少，全中国 54 万行政村，有党支部村委会的 54 万个，更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大城市存在困难，是基层存在困难，我们全中国 1640 个县，内蒙古 49 个旗，我们全国 2857 个县级单位，县里更需要这样的人员。我们今天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说到根本上是文化。为什么是文化呢？因为中国文化是官本位，当官才最光荣，谁愿意做这个工作呢？文化上引领我们的慈善、社工、NGO、社会组织，这才是关键。

我们很多老百姓说混好了没有是当官没有，同学聚会看谁混得最好是看谁当的官最大。

所以我们在大学搞这个学科、在社会上引领发展也好，把文化牌打好，我们工作才能做好。发展到今天全中国从大陆来讲，公务员一千万，财政事业编制 4100 万，中央企业 1300 万，体制内工作人大约一亿多。这是大家追求的目标，不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或者说全中国大陆 2859 座高校里，首选单位选的是体制内单位。而不是 NGO。

我想讲什么呢？我们要从根上解决、皮上解决没有意义、解决不了，根本上

解决问题，今后社会假如说我们搞慈善的、搞社会工作的，跟在机关工作人地位一样、待遇差不多、接近了，从事这个工作人会更多、我们工作会更好做。这是关键、是根本。

否则的话今天大家讨论来讨论去 NGO 也好、社会工作也好、慈善工作也好、社会组织也好，做这个工作的人感到没有前途、流失太多。刚才讲了人在不断流失，流失的原因上，就是社会地位不够高，我们广泛宣传，要让宣传部门共同营造这个环境，让大家感到搞这个工作一样有前途，引导大家，晋升空间、上升空间给予更多优惠政策大家愿意搞这个工作。

我们发展到今天社会组织机构，我们在十九大提出来叫社会组织机构，今天民政部注册 70 万家，包括 70 万家在民政部门注册的，包括香港、澳门、美国回来 400 万家，工作人也是几千万也是庞大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引导好了，为我们未来发展，为我们国家增加非常多正能量。

我第一次参加，向大家学习，有机会我们要更多参加这样活动。我在山西省公益慈善促进会不断做工作，持续做公益、做慈善、做社会组织工作，有机会多参加活动，都交流。

李勇：谢谢苗老师。

吴日岚（左 1）：刚才苗教授讲很好的，社区是很好的资源、街道里是很重要的，主题是不是可以有一条，社区发展跟可持续性，这个很重要。刚才刘教授讲提到几个部分，历史发展和香港不一样。可不可以有一个横的不同的子主题，也有一个集中的方向去交代刘教授讲的部分，我们讲题目公益慈善伦理，一个是环境方向，我们现在叫绿色，这个也是很流行的。

另外是社会方面，贫穷部分。还有经济方向，这个也不错。

但是其实在联合国讲的 2015 年已经讲，可持续性发展是很重要的目标。最重要的，将来的来讲，健康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健康部分，健康是讲在推广一点、扩大一点是健康和幸福感，这部分可不可以放进去呢？因为人类健康、这也是我们将来很关注的议题。这是我的一个小的意见。

庄明莲：作为分组主题，我想国内老龄化问题很严重，内地老龄化问题的特色，是因为一个孩子为主，老龄化在香港已经是很大的问题了，老人应该有很大一部分还是有经验、很健康、可以继续工作的。但是一般人的概念里觉得，所有的人到 60 岁、65 岁以后，他们的角度就没有继续贡献了，老龄化的问题可以从做贡献角度去看，一般是 10% 以下老人有一些健康问题，需要其他人照顾，家人、政府、以及保姆这些不同的长期照护方面，内地还有很多空巢老人，怎么样让他们可以长远发展。我看到里面有妇女、儿童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一点点意见是老人，从正面继续贡献到需要人长期照料方面考虑。

李勇：这也是联合国推崇的活跃老化概念。其他老师是否有建议。

刘庆龙：刚才几位谈得非常好，从主题没有问题，把子主题能够再提炼一下，它一下目标集中，而且有很强的针对性，我想了一下，比如公益慈善与美好生活，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因为十九大报告里谈到了现在社会主要矛盾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公益慈善和美好生活，这里在我们

内地里，大家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欲望很强烈，但是确实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

再一个公益慈善与老年幸福，这个很具体，老龄社会越来越严重，在内地这个问题又是越来越突出，人的平均年龄增长又越来越高，老年幸福，我们公益慈善和老龄社会，我觉得这个题目也挺好。

第三个公益慈善和社区的营造。我们叫社区营造，这是台湾概念。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所谓社区营造就是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社区规划，社区的工作，怎么把社区讲完，因为我们从工作岗位回到家里就是进入社区，所以这里也很重要，公益慈善与社区营造。

我想这几个题目都非常好，而且是有我们自己的国情特色，我们把这几个好好做一下梳理。

我相信这个问题是中国的，但是又是世界的。只有这样的题目我们在国际会议上才具有大家的共同分享的空间。

谢谢！

倪锡钦：我同意刚才几位说的，我看了题目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告诉我们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其实它背后和现在全球化我们常常谈的很不同，基本有一些国家很好但是别人很失败，所以我们看到发展很不平衡。因为概念也很重要，我们说全球公民，这是我们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也要做好，人类公民这个概念也很重要。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这个很重要，我有一个建议，未来发展也很重要，也可以看，我们今天在这里也谈了很多社工专业未来的教育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整个也很重要，另外我觉得我看材料，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在这里有一些具体经验、有一些成功经验、中国人的经验可以在里面树立案例，可以在里面表达出来，可以有一些成功个案，可以去渠道、其他国家都可以作为参考。我们大会是一个世界的大会，我觉得在这边也是很重要的。

林一星：还是具体的问题，我看我们法规，很多跟我们是太西方的，我们题目都是西方拿过来的，看不到东方、中国的案例。我希望我们原来看法，很多都是西方的这些概念，他们和我们分得很开。但是现在怎么拿开，过去我们从钱拿到某个地方，我们对外援助都是对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讲可以和分享的，从讨论、从原来西方的概念，但是现在中国自己的概念、我们和人们之间关系，我们用这个来做案例，以及很多社会服务、社会功能，我想如果我们做有中国特色的讨论，我们要分离传统西方的理念，从中国、东方，东方不只中国，而是整个亚洲，我们原来整个模式都是跟着西方走，但是现在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特色。

我们离开西方的看法，但是我们怎么能够拿出一个被人接受的东方架构，我们可以把这个题目改变，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将来有什么看法，跟西方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们从欧洲和美国分离出来，东方有自己的特色，它对西方有补充。看我们在这方面是否有补充。

吴日岚（左 1）：林教授讲得很好，共享经济、共享财富、共享晚景、共享健康概念。这是一个中线去看，这是很重要的部分，应该把它放在议题里面去。另外给我一个启发，中国和世界、世界和中国，所有发生的事情中国如何影响国际上，而国际上社工发展如何影响中国，这个是很奇妙的。

林一星：“一带一路”的重点就是共享这个概念，“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倡导和沿线国家如何共享发展，我们应该可以把论坛带到“一带一路”上去，以及中国的定位，不是把不好的东西放到沿线国家去，而是把好的东西共享。

李勇：各位老师提了十个方面，我们会整理之后和各位老师共同决定明年的主题。

接下来进行第二和第四个，学术论文征集，大家可以提出意见、或者补充。

刘庆龙：关于 B，标题 2018 世界公益慈善论坛学术论文征集，我觉得不能限于学术论坛，因为公益慈善有学术还有很多实践，如果真是好的案例，实践对大家都有借鉴。能不能把标题改为文集，2018 年文集征集，这样包括有学术的当然好，有实践的、好的经验案例的，我觉得也很好。

李勇：对于学术委员会评审，邀请机制、评审、青年学者鼓励机制，还有没有争议点？当时拟定机制考虑我们叫“世界公益慈善论坛”，第二是中国举行的，我们要保证华人参与性，另外还有学科跨界性，对于中文论文有比例，最低 20%，最高不超过 40%。作者比例也做了相同比例限制。其他要英文投稿。

王名：年份写得哪年？要细致。

庄明莲：中文包括港澳台作者比例不低于 20%，高于 40%。我想从香港来的，澳门来的应该很多，中国内地的应该也很多，这个比例应该再高一些。至少应该一半。

王名：把括号去掉，计算的时候稍微灵活一点，中国籍作为不超过 40%，把括号去掉。

吴日岚（左 1）：一般国际论文没有这一条，其实不跟国籍有关系，跟论文素质有关系。也跟语言又关系。我们希望鼓励国内和港澳台学者，有 40% 论文收集到里面，一般不一定要这样写，我们看的还是论文的素质。

李勇：设计的时候考虑从世界角度来讲，明年主办方希望到美国参会的华人不超过 40%，体现的是国际会议，而不是华人圈子里自己的会议。因为讲中国故事讲给自己人听没有意义。怎么把中国展示出去就可以了。当时是这样的设想。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看学术委员会这个，学术委员会今天大家看主要是规格，我们会在明年论坛举办之前，涉及到一月份论文开始征集，明年 9 月份，6 月 30 号截稿，学术委员会是非常重要的机构设置，学术委员会有没有觉得不合适、需要增减的。

筹备委员会就是今天在座各位老师，现在筹备委员会是我们在做，筹备委员会自动成为学术会委员。第二看一看学术委员会规模，大家可以推荐候选人。

时间原因，先把 D 议题第五个，涉及到未来学术委员会筹备，今天要推选出来学术委员会总召集人。

邱浩波：前一次我是参加的，又摆在这里，又摆主持人。我今天不是参加的

吗？我没有讲什么话。

李勇：这个稿子今天没有打印，当时是初稿，我们这边没有交接好，非常抱歉。

如果没有其他意见就请王名老师做学术委员会总召集人。您看需要哪些修改。

王名：因为很多老师没有参加，我觉得这个最好有一个书面材料发给各位老师，通过书面方式征求大家意见。包括前面讨论的一些，然后再汇总。

吴日岚（左1）：我们系主任可能委派另外一个有经验老师参与都可以。

李勇：还有一个需要商讨的学术委员会规模，大家觉得多少人合适？

王名：台湾方面少了一些。可以再适当的增加，而且现在澳门也没有。因为港澳台必须要有澳门的代表。另外国际方面的代表，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因为既然是世界性的，老师们是不是这样，可以推荐一下。

李勇：第六条，包括港澳台老师也有比例，40%，其他都是国外的，需要各位老师推荐国际专家。

刘培峰：最大的规模是多少，怎么样才是一个有效的会议，如果规模特别大有效的会议就没有办法组织了。

王名：另外对国籍限制有一些问题，应该是所在的，比如他是中国籍，但是他在美国、他在澳大利亚，他在英国，你算在中国籍里。比如他在澳大利亚一个著名大学、或者哈佛大学、或者在剑桥大学，你怎么算。国籍要可以要，但是不要限制国籍。写成常驻地好一些。

刚才我们还谈到了全球公民。

李勇：各位老师提了非常好的意见，我们回去整理完以后会发给各位老师，以邮件方式确认，请各位老师继续发表意见。谢谢大家！

(结束)